

前言

麥當勞金色的拱門已經成為當前時代意義的象徵，以研究社會麥當勞化現象知名的社會學者Ritzer（2000）指出：它象徵速食店的管理原則逐漸主宰美國社會，以及世界各地的過程，並成為衡量社會現代化的指標之一；這種趨勢同時發生在當代社會的各領域，包括：餐飲、醫療、工作、政治、家庭、娛樂與文化等，反映出一種「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現象，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這種現象及其特質。

在教育領域，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教學勞力密集的本質已導致學校教育經費大量增加。因此，教育政策總是充滿矛盾的張力，當政府企圖運用學校教育提升國家經濟生產力，卻要同時找到讓學校教育更有效率的方式，減少學校教育的花費或將其轉移到私有部門。教育政策經常反映出這種矛盾、有時甚至是對立目的的結合（Guthrie, 1997）。為了化解這種張力，教育政策改革紛紛將矛頭指向改變控制與管理教育組織和專業人員的方式。Wilkinson（2006）以英國為例，說明這種教育政策導致學校教育系統出現「麥當勞化」現象。事實上，不只英國，而是主要工業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和某些拉丁美洲國家，這種觀點都是普遍而盛行的；它們採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制定政策以全球市場為考量，將教育等公共領域私有化、市場化或準市場化，大規模解除市場管制、削減公共支出；它們強調提升效率與教育經費利潤極大化，在1980和1990年代推動一系列基礎教育改革，將教育導向經濟目的，而非社會或文化目的，將公共教育視為經濟政策的工具，希望培育具有高度技術而較低成本的勞力，以提升國家生產力，使國家在全球市場有更好表現，並透過各種大大小小的測量與評鑑進行數量化控管（Young, 1998）；這些理念與措施正顯示出「麥當勞化」的現象。然而，正如Bottery（1998）所

言：「麥當勞化」具有「局限視野」的風險，因此，本研究將借鏡當代各種「反麥當勞化」的論述與運動，結合課程理論相關的省思與批判，藉以澄清「麥當勞化」對教育與學校課程的影響與限制。

在歐美國家，麥當勞常常被定義為屬於中下階層，然而，麥當勞在臺灣卻以舶來生活品味，以及中產以上定位，以時髦面貌投射出中產、都會、現代、異國形象，主要訴求的消費者從原本的勞工階級轉為成長中的兒童與青少年，傳達在麥當勞用餐是乾淨、衛生、歡樂、食物品質有控管的。麥當勞的成長伴隨著臺灣現代化的過程，它的資本擴展與文化殖民（cultural colonization）也同步發展，這種西方現代管理意識型態也滲入我們當代的社會制度與組織（何春蕤，1994）。事實上，臺灣教育長期以來充斥分數導向的升學主義，將學校課程切割成零碎的考試知識加以填鴨，傳授可預測的標準化答案，壓縮教師與學生的自主化與人性化空間，這似乎與「麥當勞化」特質極為相近。雖然Ritzer（2000, 2003, 2006）在討論社會各領域麥當勞化時有論及大學教育的麥當勞化，但是課程與教學是學校教育的核心，也是課程研究者最關心的焦點。有鑑於此，本文將焦點置於學校課程的麥當勞化，首先，探討麥當勞化的現象與特質；其次，從這些特質分析學校課程的麥當勞化現象；最後，探討幾個最知名的「反麥當勞化」論述與案例，希望從中尋繹社會與教育「麥當勞化」之外的變通途徑，最終從課程理論的角度對「麥當勞化」的課程提出批判與省思，希望教育者與政策制定者可以覺知課程「麥當勞化」的影響與限制。

此外，本文的理論分析基於以下預設：

一、本文把「麥當勞化課程」視為一種「理想型」（ideal type）來分析，根據Weber（引自Ritzer, 2003: 32）的說法，「理想型」是一種社會學分析的單面向誇張概念，以一種特定量尺分析社會現象在不同文化或時間的變化，經常誇大既存現象的理性化（例如：科層體